况味

岁岁重阳花儿香

吴明亮

我没有生日。这话搁以前，不算什么。我们那辈人，生下来就只记个农历月份，谁家还专门过生日？日子跟着地里庄稼走，麦子熟了就收，孩子闹了就哄，所谓生日，顶多锅里煮上一个鸡蛋。

后来我回头问妈，我到底是哪天生的，她已经记不清了。就含糊说一句：“大概九月初几吧，天还不算冷。”

就这么着，九月初九成了我的日子。爱人和孩子定的。说重阳本来就是敬老的日子，九九也好记。我嘴上笑他们讲究多，心里悄悄在日历上把这天折了个印子。

每年重阳，少不了买花。可最让我盼着的，从来不是花，是外孙女泓璟和孩子们的那份虔诚。

这丫头从小黏我。才两个月大的时候，昼夜颠倒，哭起来整栋楼都听得见。女儿女婿轮番哄，拍背、哼歌、喂奶，全都没用。唯独往我怀里一放，哭声一下子停了，脑袋一歪，流着口水就睡。三伏天，我光着膀子抱她，汗顺着胳膊往下淌，衬衫湿得能拧出水。她还贴得紧紧的，小脸蛋在我小臂压出一块红印，好几天才消。女儿总打趣：“你胳膊就是她的小床。”我不敢动，生怕一动她又醒了哭。

她三岁那年，我们两口子和女儿去苏州挑家具。泓璟拽着我裤腿非要跟着，小凉鞋踩得门槛咚咚响。我们商量路太远，坐车折腾，就没带她。回来的时候，外婆特意买了大白兔奶糖，说哄小孩管用。车开到小区门口，奶奶牵着她在路边等。外婆走前面，女儿女婿跟中间，我那阵子腿不好，落在最后，走得慢。

泓璟一眼看见我们，挣开奶奶的手就跑过来。外婆伸手接她，她绕开了。糖袋子在她眼前晃，她看都不看。女婿蹲下来张开胳膊，她也绕过去，直直往我这边冲。我还没来得及蹲稳，她一下子扑上来，两条腿箍住我的腰，下巴磕在我肩膀上，撞得有点疼。

那一刻我忽然觉得，怀里抱住的是沉甸甸的一整个世界。

后来泓璟上学了。她写作业，规矩是外公别出声，陪着坐旁边就行。她认生字，把“暖”写成“日爱”，自己看出来了，拿橡皮使劲擦，纸都擦起毛，也不让我提醒。有一回背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，背到“遍插茱萸少一人”，她忽然停住，铅笔戳着下巴问我：“外公，王维想他弟弟，那你想你妈妈吗？”

我愣了好半天。窗外桂树落着花，地上铺薄薄一层，还没扫。

“想。”我就说了这一个字。

她没再多问，低下头把这句诗抄了三遍，最后在页脚画了一小枝茱萸，歪歪扭扭的，歪歪扭扭，像个胖枣。那本语文书她还留着，去年翻出来给我看，铅笔印还在，字倒是比以前工整漂亮不少。那张矮凳先扛不住，某天咔嚓一声散架了，她心疼好久，说拿胶水粘，我说算了，扔了吧。

今年重阳，天刚蒙蒙亮，门铃响了。我以为是送奶的，趿着拖鞋跑去开门。泓璟站在门外，校服拉链没拉好，一撮头发翘着，手里捧一束包牛皮纸的花，露水把纸洇湿一小块。

花是她自己搭的。九朵玫瑰，三枝向日葵，一把满天星，康乃馨九朵。她跟我说：“外公，玫瑰康乃馨都是九朵，祝你健康久久。向日葵朝着太阳，祝你笑脸常开。满天星抓了一把，不用数，那是谢谢你给我们的爱”。

她仰着头，鼻尖冻得红红的。

我接花的时候手颤了一下，牛皮纸沙沙响，阳台飘进来桂花香。一下子想起好几年前，她趴在我胳膊上睡觉，那股混着汗的小孩子味道，和桂香缠在一起，分不清楚。

老伴在厨房煮长寿面，卧了三个荷包蛋。玫瑰斜靠着向日葵，康乃馨的香味从满天星缝里散出来，看着整张桌子都松快。泓璟已经趴回桌上早读了。晨光拖长她的影子，铅笔在纸上沙沙响。

我坐回那把老藤椅，没去擦眼角。迷迷糊糊的，好像还看见女婿拿着送给我的印章站旁边，外孙泓晔捧着字帖，也要凑过来。

季节

皖南的秋天

余江

总觉得，皖南的秋天是一年中最后的秋天了。因为岭南以南，四季如春没有真正意义的秋天，而皖南的秋天结束的时候，大地就面临寒冬了。而塔川的秋，一定是最能代表江南的秋景的，否则何以被誉为全国四大秋景呢！否则诗仙何以留下如此的诗篇：黟县小桃源，烟霞百里间。

人生海海，到了退休季，不知道这算不算生命的秋天？这个时候陪着父母在塔川一个叫云溪·驿舍的农家小院小住几日，静坐听秋风，山野共相拥。在惬意的时光里把周边的初秋景象深度阅读一下，捡拾秋光片片。白日里，听，风吹塔川秋；星空下，观，夜色落徽州。

所有绝美的秋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秋色，而且一定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，皖南也不例外。皖南或者说塔川的秋色，江南稻田的青黄到灿金，乌桕树的红、枫香树的黄与徽派粉墙黛瓦相互映衬出来的独特古典意境，秋色一绝。而且塔川的秋色也是动静相映成趣，那种徽派建筑的色调，是存放了千百年的古色古香，至死不渝，每天都在变化着颜色的乌桕、枫叶给予了塔川秋天的灵动，也留给人们很多的期盼。

人们认同一个风景或胜地，常说山水甚至风水好，秋景也离不开秋水。皖南的秋水是从山间流淌下来的，无论环绕在宏村或其它小山村家家户户门前，抑或是灌溉田野，都是清澈而欢快。更不用说奇墅湖秋雾朦胧中的水系，那是美轮美奂的秋水。皖南的秋水，不喧哗，不张扬，只是静静地流着，把山的清、村的静、人的闲都揽在怀里，慢慢地流进每个旅客的心情里，似乎这水会替来过的人们记录这个不一样的秋天。

住在塔川半山腰四水归堂的小院，夜晚朗月普照，月华落在做旧的深灰色瓦片上，泛着清凉的光，整个山峦沉稳而安静，所有人入乡随俗一般早早就安息。每个拂晓都是在雄鸡报晓中醒来，整个群山、村庄、稻田都被薄雾笼罩，大地在氤氲中散发湿润的清香，非常迷人，呼吸中会感受到时空的纯净。此刻的奇墅湖，雾重水轻、云蒸霞蔚，湖面有一棵孤独的树拔水而起，和倒影相映成趣，成为塔川的一款标志，可惜尚未到层林尽染的季节。

随着太阳渐渐升起，初秋的塔川焕发出勃勃生机。叮咚的山泉流过千家万户，大鹅、走山鸡展展翅膀钻进草丛觅食去了。这时的蓝天、秋阳，碧绿的群山、青黄的树木和金色的稻田把天地布满各异的层次，在白墙黛瓦的背景里，完成了一幅水墨画卷。

午后的秋阳照耀徽州大地，皖南的秋天便展现出绚烂多彩。塔川从地形上是三面环山的丘陵地貌。秋天的温差比较大，秋阳依旧热烈。秋阳像一壶烫得恰到好处的陈年老酒，兜头浇在徽州大地上，整个皖南便醉了。

村口那几棵乌桕朝阳的一面是最先沉不住气，叶子从边缘开始烧起来，已经有不少从鹅黄变成橘红；枫香不甘落后，撑开满树朱砂，秋风过时哗啦啦地响，像是谁在翻一本很旧的线装书。

山坡上层层叠叠的梯田里，金黄色的秸秆在阳光下泛着光。几只麻雀从稻茬间扑棱棱飞起，撞碎了一小片阴影。白墙黛瓦角落里的柿子树落尽叶片、挂满小灯笼和果实，也分不清，都红得透亮，像是谁把夕阳揉碎了，一颗一颗吊在枝桠上，想照亮整个秋夜。

远处传来晒秋的竹匾碰撞声，青青的豆角、灰色的笋尖、红红的辣椒、黄色的玉米、橙色的南瓜……还有很多五颜六色的瓜果或者是花、菜，一匾一匾铺在屋顶上，像是谁把秋天的调色盘打翻在了屋顶。又是一个丰收的秋天晒满了徽州大地。

我们这趟并没有遇见塔川最美的秋天，乌桕树和枫叶只有少许刚刚开始泛红，整个山峦绿荫覆盖。倒是金色的稻田，是最成熟的时候。对于农村长大的孩子，中年以后的人生有那么几次路过稻田、晚霞和秋意渐浓的家乡树，必然的感动会油然而生。思乡、怅然以及岁月如梭等等都会和着秋风吹过自己的思绪……

离开塔川北行的路上，天气渐凉，里下河的深秋即将到来。不必感叹，山河如故，一晃一秋，只要认真对待的岁月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；不必遗憾我们错过了漫山遍野乌桕树最火红的秋天，我们欣赏到最丰盈的皖南；不必在意，塔川的秋天已经远去，只要装在行囊里，就拥有一个不会褪色的金秋十月。

皖南的秋天是有生命的，就像宏村村头的那几棵千年老树，塔川的秋天不仅仅是用来看的。我和父母从数日世外桃源式的山村生活走出了，即将湮没在被自己不甚喜欢的俗事中。但皖南的秋天，塔川的日子已经被我打包进相册或文字里，我会时常翻开，回忆那迷人的山野味道以及稻香生长的模样，在以后那些猝不及防、寡淡无趣的日子里，陪伴我风雨兼程。

随笔

锅杈、锅圈、猫叹器

李云斌

我国地大物博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南北方主产粮食不同，厨房所用的炊具也不同。北方以面食为主，必备和面盆，蒸馍笼屉等。江淮之间主产水稻，锅杈、锅圈、猫叹器是厨房必备的三件宝。

农忙季节，家里主要劳动力要经常下地干重活，体力消耗多，只喝稀饭难抵饿。稀饭烧开稍等一会，捞一碗半熟的米饭，放锅杈上蒸着；会持家的主妇经常还会蒸一碗咸菜，供全家老小下饭。

锅杈放进锅里，将要蒸的菜安放上面，不需另起炉灶，省时、省事，更重要的是省柴火，过日子处处要学会精打细算。

锅杈多数呈“井”字形，有用竹子做的，根据锅直径，取四根等长，宽约两厘米的竹篾片或细竹竿削光滑，用麻线在交叉处捆扎紧；也有用细铁丝捆扎，缺点是用久了容易生锈。有的请木匠用木条做，直接用卯榫。无论用竹子做，还是用木条做，经长年累月高温蒸煮，锅杈都会变成米黄色或棕红色。

锅圈是大灶烧饭人家必备，锅和盖不可能严丝合缝，烧饭时不断有水蒸气冒出，带走部分热量。在锅沿套上状如自行车内胎的锅圈，再放上锅盖，用力拍打一下，盖的就比较严实，相当于给饭锅加一道密封圈，防止热量无益的损耗。

锅圈用稻草扎制，内芯取劲道整齐的稻草按锅直径捆扎成圆圈，再用细稻草绳在外一圈挨一圈扎紧。煮干饭套锅圈比较省心，煮稀饭套锅圈要提防粥沸溢出，沾上粥的锅圈要拿到塘里才能洗涮干净，稻草扎的锅圈经几次洗刷使用寿命会大大缩短。

用过的旧锅圈不能随便乱丢弃，要扔到房顶上，这是民俗。农村很多人家房顶上都有旧锅圈，甚至不止一个。传说锅圈是灶王爷的神器，能除灾祛病，民间说“锅圈上了房，灾病全跑光。”图的是吉利。

那时，普通老百姓没见过冰箱，冰箱在农家也派不上用场。蔬菜长在自留地里，要吃现拽一把，平时极少有剩饭剩菜，也没什么荤菜要储存。秋收后，家里养的鸭或鹅要宰杀，腌后晒干慢慢吃或留着待客。入冬准备过年也会腌部分腊肉，晒干直接挂墙上会落灰尘，也容易招惹猫和老鼠偷嘴，猫叹器应运而生。用竹篾编成瓮形，口小肚子大，将腊肉咸鸭等塞进去，盖好，悬挂在房梁下。馋猫闻到香，在下面抬头盯着喵喵叫，望尘莫及，故名猫叹器（气）。装在猫叹器里的腌腊货比放在缸或坛子里保管的时间久，因为有缝隙，通风透气，不容易变哈喇。

猫叹器起初挂在厨房的房梁下，烧饭时取放腌腊货方便。进入寒冬腊月，梁上君子常趁夜深人静光顾茅舍。贼不空手，农家没有值钱的东西满足欲望，顺手提走猫叹器是常有的事。发现年货被偷，唯有猫陪主人一起叹气。吃一堑长一智，为安全起见，一般农家将猫叹器转移挂进卧室内，伴着腌腊香味睡觉才踏实。

现代家庭厨房里已难觅这些传统的厨具，只有在民俗博物馆里见到它们的踪影，充分体现当时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。

出版单位：安徽市场星报社 地址：合肥市黄山路599号时代数码港24楼 新闻热线：62620110 广告垂询：62815807 发行热线：62813115 总编办：62636366
采编中心：62623752 新闻传真：62615582 市场星报电子版www.scxb.com.cn 安徽财经网www.ahcaijing.com Email:xbxy2010@126.com
零售价：1元/份 全年定价：240元 法律顾问：安徽美林律师事务所杨静律师 承印单位：新安传媒有限公司印务中心 地址：合肥市望江西路505号